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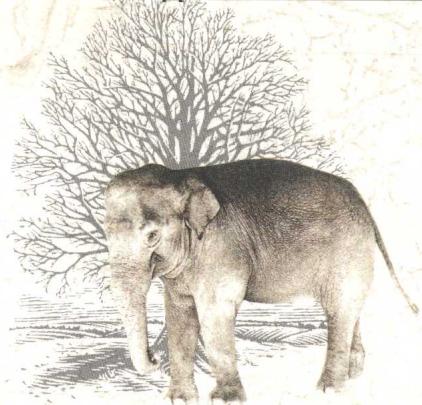
黑森林丛书

长篇动物小说

白

象

张祖渠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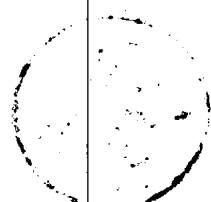


THE PETREL PUBLISHING HOUSE

白  
象

海燕出版社

张祖渠 著



白象

长篇动物小说  
黑森林丛书

海燕出版社

白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象 / 张祖渠著. — 郑州 : 海燕出版社, 2000.10  
(黑森林丛书)

ISBN 7-5350-1563-8

I. 白… II. 张… III. 儿童文学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7328 号

黑森林丛书      **白象**      张祖渠 著

---

海燕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经七路 21 号 邮编 450002)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开本 7.625 印张 122 千字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000 册

---

ISBN 7-5350-1563-8/I·454

定价：13.00 元



## 写在前面

在野外见到大象，也是十年前的事。也许是那时的相见，引起了我对大象的兴趣，我开始走进“野象王国”，去认识它们，了解它们，并产生了写大象的渴望。

十年前的四月，我在赴西双版纳的途中，十分幸运地遇上一头在公路边采食竹叶的野象。长途客车上的乘客们几乎都是头一回在公园以外见到大象，连经常在这条路上开车的汽车司机也说“难得一见”，我们便停车观看。那时，这一片自然保护区里已有野象二百余头，正是“野象王国”的兴盛时期。采食的野象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根本不理睬什么汽车呀、人群呀，它们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自己的“国土”上。

这令人难忘的一幕，使我产生了到“野象王国”去的愿望。在到达版纳首府景洪之后，经朋友的引见，我认识了几位跟大象打交道的动物工作者，这更增添了我到森林中去看野象的兴趣。几天后，我们进入了“野象王国”，住进一座塔楼似的野象观察台。在这里的几天中，我们与野象咫尺同宿，观看过象群黎明时分的早浴，还偷看到野象在泥塘里的沐浴和添盐，见到过家族



式的一个个象群，也遇到过被逐出象群而流浪的独象。那一幅幅野象生活的图景，在我印象中既有童话般的梦幻，也有惊险万分的震撼，更有许多美好的憧憬。

几年之后，当我想再次进入“野象王国”时，这片“国土”已变成旅游风景区，观象台已修得漂亮而互相通达，入林的道路可以骑自行车。那一天，恰巧碰到电影厂的一位朋友在这里拍外景，我问她拍的什么镜头，答曰：“拍野象。可是，等了两天两夜，连野象的影子也没见到！”这使我想起这里成为“风景区”之前，“野象王国”曾发生过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偷猎者在这里屠杀了二十头野象！我真想不通，在此之后，它为何又会变成“风景区”？为何不给野象一点生存的空间？游人在这被人们霸占了的野象的“国土”上，能看得见些什么呢？

“国土”被占，野象们流离失所，只有远走他乡。而同样生活在大自然中的我们，为何就不能给野象一点生存的权利呢？人，为何要干这种破坏和谐的傻事呢？常听人讲：“爱护大自然就是爱护人类自己。”那么，还是让大自然中的动物和植物各就各位吧，再不要去侵害它们了！

作者  
二〇〇〇年二月



# 目录

---

一 故事从这里说起	1
二 小象有两个妈妈	5
三 一个意外的发现	49
四 它也需要个“户口”	66
五 “妈妈”到哪儿去了	91
六 无可奈何的“绝食”	121
七 小白象突然失踪	143
八 神秘的野象世界	172
九 再一次死里逃生	191
十 相会在白象河畔	211





## 一 故事从这里说起

在茫茫的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中，有一座美丽而又迷人的山区小镇，名叫勐央。

勐央镇背靠莽莽苍苍的原始大森林，山下是奔腾不息的澜沧江。镇上那一横一竖两条长满油棕树的小街，紧紧牵着一座座花藤环绕的傣家竹楼小院，藏在郁郁葱葱的树丛中。

小镇不大，挂上三只高音喇叭便可响遍全镇。它的名气却不小哟，谁都知道勐央这个地方经常有野象出没，或成群结队，或独来独往。这里还有着说不完的野象故事，像傣家小院里挂在枝头的一串串香蕉，一年四季也采不尽。不过，最为迷人的，还是在横街上的勐央自然保护区管理所院子里，有一头活泼可爱而又极为罕见的小白象。

它那淡淡的皮肤，浑身一片灰白，沿着脊背而长的白毛，像天上的云朵一般洁白无瑕。粉红粉红的斑点遍布全身，连它那两颗眼珠也是粉红色的。这白里泛红，犹如雪地里绽开着一朵朵梅花。多么漂亮的一头白色



## 小象！

在很早的时候，西双版纳这片美丽而又神奇的土地，被称之为“白象的乐园”。据说，当时的傣族人家都养着白象，人们用它来耕田、运输和打仗，出门时当坐骑远走四方。可是，若干年之后，不知是什么原因，白象离开了人群，栖息到茫茫的热带雨林里去了。而当人们发现象群从密林中走出来时，咳！几乎全都变成如今这种灰黑色的野象了。偶尔在它们中间出现一头白象，便成了一件奇事，必定会引起一场轰动，传遍山上山下的寨子，许久许久，还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大象，在西双版纳傣族人民的心目中，被视为威武雄壮、吉祥幸福和力量的象征。稀有的白象更是备受珍视，神圣无比。街头的雕塑是白象，建筑物上的装饰是白象，喜庆的节日里跳白象舞，还有专门供奉“白象神”的“白象寺”。人们若有幸一见白象，被视为一种吉兆，预示着好运即将降临。

勐央镇上有了这头白色小象，人们自然是喜不自禁，憧憬着小白象给山区小镇带来兴旺发达，繁荣昌盛。大家都希望小白象在这里长期住下，把吉祥幸福永远留住。于是，上上下下不知惊动了多少人，经过几多斟酌，颇费了一番心思，才给小白象取了个众人都满意的名字：欢欢。



那么，小白象为何来到勐央镇呢？这得从它的身世说起。

小白象欢欢的遭遇是很不幸的，却又是十分幸运的。

它从离开母体降生到这个世界上，便有着一段让人揪心的曲折经历，随后又引出了一串动人的故事。

也许，就是那些闻所未闻的故事，使欢欢成了一个大名鼎鼎的“新闻人物”。它的那些故事，不仅在它的故乡西双版纳，而且在千里之外的省城也传开了。许许多多小朋友和大朋友听过欢欢那段经历，都被深深地打动了。有些人便不远千里，专程到勐央来看望欢欢，为它祝福，留下一片片心意。那些无力前来的小朋友们则不管欢欢能否看得懂汉字，给它写来一封封充满爱心的书信，表达了他们的慰问和祝福之情，还热情地邀请欢欢到他们那座四季如春的城市去做客。

如今，小白象欢欢已经长到三岁多了。它虽然还没去过省城，却在西双版纳的小朋友和大朋友的热心帮助下，上过电视，坐过汽车，去过自治州首府景洪市欢度傣族人民的泼水节，还到过小学校和幼儿园去参观。欢欢在与小朋友们联欢时，一看到人家唱歌、跳舞，就兴奋极了，也为大家露了一手。它表演了听口令、踢足球、迪斯科舞蹈，最后还与小朋友们进行了一场拔河



比赛。

当然，欢欢的故事，更多的是发生在勐央镇上。然而，镇上的男女老少们最高兴、最愿意讲的，是这头小白象跟着它的“妈妈”逛大街、买东西、看电影、走亲戚、开大会……

不过，在最近这些日子里，也不知为什么，不见欢欢和它的“妈妈”在街上露面了。

我们的故事，就从小白象和它的“妈妈”说起。



## 二 小象有两个妈妈

### (一)

小白象欢欢有两个妈妈，一个是生它的，一个是养它的。

欢欢的一个妈妈，是生它的亲娘，可是，谁也没见过它是什么模样，更不知现在何方。欢欢自己呢，在它的记忆里，对这位妈妈的印象是一片空白。

欢欢没有见过自己的妈妈，说起来似乎有些荒唐，让人难以相信。事情偏偏又是如此。那些了解欢欢身世的人们，经常提起这段令人难忘的往事。

那是三年前七月里的一个清晨。

在白象河畔的一片原始大森林里，一夜暴风雨过后，天放晴了。

不等天色放明，栖息在林中的鸟儿们又开始了每天清晨的“大合唱”。它们一边梳理着自己美丽的羽毛，一边亮开了婉转动听的歌喉：叽叽叽，啾啾啾，嘀嘀嘀，哩哩哩，咕咕咕，吱吱吱……林子里到处跳动着欢乐的



音符，向人们报告新的一天的到来。

雨过天晴，林间缓缓地飘动着一层蒙蒙的雾气。沟壑、溪流、绿树、野花、竹林……一切都变得朦朦胧胧，若隐若现，平添了几分神秘。这时候，在这片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竟然从纱幕般的晨雾中，走出来一个人。

他是一位三十多岁的拉祜族汉子，长得浓眉大眼，皮肤黑里透红，一米七左右的个儿，结结实实，给人一种健壮、剽悍的感觉。此时，在他的面前，根本无路可寻。

这是一片从未被砍伐过的原始森林，到处长满了各种热带植物，大大小小，高高矮矮，层层叠叠。一株株高达五六十米的参天大树，顶着一片片苍翠，伸向天际；大大小小的乔木和灌丛植物，竞相生长；低矮的草本和苔藓植物密密匝匝，染绿了湿润的森林黑土；五颜六色的热带花卉，或怒放于枝头，或从附生的树枝上一串串地垂吊在空间，或牵着长长的藤蔓爬上爬下，四处撒落的花儿星星点点。置身于林海之中，每前进一步都是非常艰难的，拉祜族汉子内行地手执砍刀，一边开路，一边朝前面不远处的一条山箐走去。

他名叫阿昆，勐央自然保护区管理所的一位护林员。



昨天傍晚，阿昆巡逻来到这片密林里，夜宿于身后不远处的一间小茅屋。夜里的那场暴风雨，风声、雨声、雷电声，搅得他彻夜不得安宁。职业的责任，使他担心着林中的树木被狂风吹倒或遭雷劈，牵挂着生活在密林里的那些飞禽走兽的安全。在过去的那些日子里，遇到这样的暴风雨，常有小动物被倒下的大树压伤或压死，有的则是在慌忙的躲避途中不慎失足坠落深渊。常年在林中巡逻的护林员，不仅担负着保护森林不受破坏的责任，还要保护林中的野生动物不受伤害。在巡逻途中遇到这样的风雨夜，是护林员最担心的了，阿昆哪还能睡得着啊！他盼望着暴风雨快些过去，黎明早些到来，以便迅速查清损失情况，采取补救措施。

这种时候，阿昆自己也不安全，正处于暴风雨的威胁之中。

他住的这间小茅屋，孤零零地藏在林间的小坡上。茅屋的四壁用树枝和竹子编扎后糊了一层泥，根本经不起雨水的冲刷。屋顶是用几根木棒搭成个马架子，上面铺了一层草排，再往草排上压了些树枝，遇上狂风袭击，随时都有被揭起卷走的危险。

护林员常年在茫茫林海中巡逻，没有个固定的住所。他们随身带着一条毯子，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歇息，到处为家。阿昆和他的同事们一样，住过搭在大树上的



观象台，夜宿过偷猎者在灌丛间架起的临时窝棚，光临过供动植物学家们考察用的塔楼和瞭望台。有时找不到合适的地方过夜，便爬到大树桠上露营，还自称是“空中别墅”。密林中的这种小茅屋，要算是条件最好的了。屋子虽然简陋狭小，却有一张竹子编成的床铺，睡上去可以让两条腿伸展开来，舒舒服服地做个好梦。这比起蜷缩在那鸽子笼似的观象台或窝棚里，不知要强过多少倍啊！

阿昆本想在这里睡个好觉，偏又遇上天公不作美。他牵挂着林子里那些野生动物的安全，又得随时提防茅屋被毁，只有大睁着眼睛与床前那堆既作照明又是伙伴的火塘，彻夜相伴了。

好不容易熬到凌晨三点多钟时，风走远了，雨也歇脚了。喧闹的原始大森林安静下来后，又是一阵水珠从叶片上滚落下来的“滴滴答答”声。阿昆在深山老林里走了一天，又被暴风雨折腾了大半夜，他又困又乏，不觉之间便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也许好梦刚刚开场，林中突然传来一阵阵野象焦急的呼叫声：“嗷——嗯！嗷——嗯……”

“啊！”可能是职业的缘故，阿昆对这样的声音特别敏感，他立即惊醒了，“野象！野象怎么了……”

“嗷——嗯！嗷——嗯……”



野象焦躁不安的吼叫声一阵比一阵急，仿佛要撕开这沉沉黑夜，寻找到希望中的光明。

阿昆感觉到这叫声有些异常，他翻身下床后，打开屋门走了出去。眼前一片漆黑，根本分辨不清树木花草，看不见那高低不平的地面。在热带雨林里，高矮不一的七八层乔木和灌木，形成了自然的群落，一层层树叶遮天蔽日。即使是在阳光灿烂的正午时刻，光线也难以透得进来。在这黑夜里，更是难见月色和星光了。凭借在密林中长期与野象打交道的经验，阿昆意识到野象是遇到了危难。他仿佛看见了一头野象，正在不远的地方扬着长长的鼻子，焦急地向四下呼救，寻求它的同类和人们的帮助。

“咳！谁能帮助你呢？在这黑夜里的密林中，除了象群，人们是无能为力啊！”阿昆也急得团团转，希望林中能有象群出现，他不停地自语着：“野象需要帮助！野象急需得到帮助啊……”

野象还在吼叫着：“嗷——嗯！嗷——嗯！”一声高过一声，表达了它那急切的心情和等待的愿望。

阿昆从那一阵阵吼叫声中，努力辨别着这头野象所在方位，注意着它的情绪的变化，从而了解这头野象的情况。（有经验的人都知道，野象的叫声，是它们神秘的“语言”啊！）他多么希望，在附近的林子里有象群



活动，能听到这头野象的求助声。

野象的吼叫声时断时续，在阴森森的黑夜里渐渐地变得有气无力了，显然，它有些绝望了。

“唉——”阿昆失望地长叹了一声。他已经明白，这附近一带林子里，今夜无象群活动，野象的求助无望了。

几年前，阿昆受保护区管理所的派遣，专门到省城的动物园去跟专家和有经验的师傅学习过养象的知识和技术。野象这种动物是很团结的，乐于互相帮助。特别在它们的家族里，常常表现出尊老爱幼、团结友爱的精神。它们不会为食而争斗，而是老象让小象，小象敬老象。如果在长途跋涉中有谁掉队，同伴们都能耐心等待，或互相帮助。如果谁患了疾病，或被偷猎者打伤，它们会设法给伤病者送水喂食，进行护卫。如果有谁遇到灾难，而大家又无力相助时，它们会高声呼救，请求同类，甚至寻求人类的帮助。对于今夜野象的不断呼叫，阿昆当然明白是在求援。然而，在这头野象需要得到帮助时，竟然孤立无援！他又无能为力，这不仅是一种遗憾，而且心中更感到一阵阵的难过。

“嗷——嗯！ 哟——嗯！”野象的叫声又在林中响起，而且声音也有些变了。

阿昆仔细一听，这叫声已不再是呼救。低沉而悠长



的声音，近乎一种悲痛的哀号了。野象是极富感情的，它们表达情感的方式，不仅借助于耳朵和鼻子的无声行动，而且叫声的变化也是它们用来宣泄情感的一种方式。听到这头野象求助无望后的悲泣，阿昆难过得快要流泪了。他在暗自猜测：“这头野象遭遇到什么样的不幸呢？是同伴、儿女需要帮助时它无能为力？还是它自己遇到了什么不可抗拒的灾难？”

“嗷——嗯——嗷——嗯——”野象伤心的哀号，又是那样的让人揪心啊！

阿昆愣愣地立于茅屋前，等待着黎明的到来。

突然，野象的哀号停止了。

四周立即变得一片寂静，原始大森林里的黑夜，更显得阴森可怕。

“啊？野象怎么不叫了……为何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了呢？”阿昆不由得警觉起来，“野象呢？哎呀，不好！它可能……”堵在喉咙里没有说出来那几个字，是他不希望出现的。

有经验的护林员都知道，野象为求助喊叫了大半天之后突然没有了声音，必定是凶多吉少。阿昆在想：假如这头野象的呼叫是为救助同伴或儿女，在求助无望之后，它是不会离去的，一定会守在那里，等待机会。假如是这头野象自己遇到不可抗拒的灾难，譬如不